

千岛湖夏韵

杨亚伟

阳光如熔化的金箔，在千岛湖的万顷碧波上粼粼跃动，这让我想起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赞叹“新安江水碧悠悠，两岸人家散若舟”。

正午时登上游船，钢制甲板被晒得发烫，却挡不住扑面而来的水汽清凉。这奇妙的触感矛盾，恰似千岛湖给我的第一印象——现代游船与原始生态的共生，人类文明与自然造物的和解。

游船犁开翡翠色的水面，拖曳出长长的白浪。扶栏而立时，忽然有银光跃出水面，鳞片在阳光下划出流星般的轨迹。讲解员说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鮠鱼，并向大家介绍了1959年新安江水库建成时，淳安老县城沉入湖底的往事。当年，移民们带着鱼苗远赴他乡，如今这些鱼类的后代又洄游至此，在千岛湖繁衍生息。114种鱼类在此安居，其中不乏陆羽《茶经》盛赞的松江鲈族裔。

数字在脑中尚未成形，视线已被远处星罗棋布的岛屿吸引。1078座翠岛如同打翻的翡翠匣子，每一座岛屿都披着毛茸茸的绿毯，那是40年封山育林结出的硕果。密山岛上仍吟唱着“一个和尚挑水吃”的古老童谣，而桂花岛则因苏东坡在此觅得“水光潋滟”的灵感而暗香浮动。1959年，新安江水库开始蓄水。随着水位抬升，原本连绵的峰峦大半没入碧波，高处山头显露水面，造就了如今千岛碧水画中游的人间奇观。

梅峰岛码头飘着松木清香，裹挟着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墨韵。登岛石阶被树荫切成明暗相间的琴键，踩着斑驳的光影上行，耳畔响起层次分明的自然交响：蝉鸣是持续的高音部，山雀的啁啾是跳跃的装饰音，而松涛永远担任着沉稳的低声部。半山腰的观景台像悬空的翡翠托盘，从这里俯瞰，300多个岛屿铺展出巨幅青绿山水，宛如宋人笔下的《千里江山图》骤然活

现。有趣的是，这些看似天然的岛屿轮廓，实则是新安江水库建成后，淹没的山峰露出水面的部分。人类工程与地质变迁共同完成的杰作，此刻正被盛夏的阳光镀上金边。

午后三点的阳光开始变得醇厚，给岛上的马尾松林注入蜂蜜般的色泽。林间突然闪过松鼠蓬松的尾巴，它捧着松果蹲在蕨类植物丛中，黑豆般的眼睛紧盯着游人的相机镜头。生态保护员老张告诉我们，岛上安装的红外相机曾拍到过白颈长尾雉，这种被誉为“岛中熊猫”的珍禽，正是千岛湖生态系统完整的见证。他轻抚树干上绒毯般的苔藓：“苔藓堪称天然生态检测仪，这片林区负氧离子实测可达每立方厘米两万。”置身于此，我感受到了唐代诗人孟浩然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的意境。

返航时夕阳正斜，湖水渐渐染上晚霞的胭脂。船舷边忽然掠过几只白鹭，

它们修长的腿在水面划出细银线，与游船漾开的波纹构成几何图案，令人不由联想到李白“白鹭下秋水，孤飞如坠霜”的诗句。讲解员轻声提醒看左侧水面——三只鸬鹚正施展潜水捕猎的本领，最长的一次憋气竟达70秒。这套天赋，正是古人驯化鸬鹚捕鱼的基础。如今，这些天生的渔夫自在游弋湖面，羽翼上的水珠在夕照中如同碎钻闪烁。

当游船靠岸时，西天已烧起橘红色的云霞。驻足凝望仙境般的千岛湖，这片水域的珍贵之处在我心中有了新的注解——它不仅是长三角的生态屏障，更像一面明镜：倒映着人类的智慧与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照见我们曾经粗粝的索取，也预示着未来更加和谐的共生。

千岛湖把最浓烈的绿都溶在了水里，而这份绿意，正随着新安江的水流，浸润进整个江南的命脉，续写着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永恒诗篇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第十五章

今夕何夕兮，寥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诟耻。心几烦而不绝兮，得知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

彭越客栈名字够大，招牌够硬，规模也是彭城内最大的。客栈共分为四个院落，前三个院落由外而内分别是云雁厅、三层阁、悦上房。另有一个院落位于三个院落的东侧，名曰陌上居。

云雁厅是单层木质结构，大厅内设有三十余张桌椅，是过往商贾、贩民、游侠、士卒的聚集之所。因此，这里成了下至草民上至朝堂的各类信息传播地。

三层阁是客居之所，木质结构，共有三层，七十二个房间。

悦上房也是客居之所，只不过价格是三层阁的六倍，客人非富即贵，木质结构，也是三层，设有客房一十八间。

陌上居是这家客栈栈主的家庭居所，分为内外两个院，南面是客栈的账房、厨师、跑堂等人的杂居之所，北面是客栈主人的家庭居所。

刘彩奎在悦上房三楼的客房内与赵惜颜、赵惜容两姊妹闲谈，而此时，房顶有一双眼睛透过揭开的瓦片正瞧向她们。

赵惜颜道：“当真想不到，郭小玉竟然要与吴国世子订婚。”赵惜容道：“当年，公主吩咐我们姊妹二人探查郭爻丧礼真伪，我们虽然探出郭爻是诈死，却不知道他的真实用意，我们姊妹当真惭愧呀！”

刘彩奎微笑道：“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使出诈死之计的并非郭爻。”赵氏姊妹惊异道：“不是他还有何人？还请公主赐教！”

刘彩奎向她们俩看去，道：“设计诱使公子前去郭家庄之人是郭小玉。”说

完，竖指止住赵氏姊妹的问话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心中存有疑问，公子被围攻时，郭小玉曾舍身相救，这正是你们判断失误的关键所在。郭小玉深爱吕公子，但她更是一个至孝女子。她的本意只是想让公子确信郭爻已死，断了寻仇的目的，谁知她的想法被郭爻父子二人利用了，若不是师傅她老人家算得先机，命我前去救援，只怕公子早已当场被害了。”

赵惜颜恨道：“这郭氏父子当真恶毒至极！好在郭角已死，只剩郭爻一人。只是吕公子宅心仁厚，不愿意当着郭小玉的面杀了郭爻。”赵惜容道：“此事不难解决，我们只需转移郭小玉的视线便可，或者先踩好点，晚上再动手。”

刘彩奎起身推开窗户，赞叹道：“今晚的月儿真亮呀！”回首向地面扫视了一遍继续道：“人都是有欲望的，能够生存之后，又会被名利二字所惑。郭爻乃是当朝风云人物，他岂能甘心就此隐姓埋名，苟且偷生？”说完将身子移开，露出窗户，偷偷地向赵氏姊妹使了一个眼色。

赵惜颜不明就里问道：“公主这是？”她的声音还未落下，赵惜容早已飞身而起，用脚尖轻点窗框后，径直向房顶蹿去。

躲在房顶偷窥的，正是前日差点儿被郭小玉捉住的黑衣女子，她的身侧蹲着一个黑衣蒙面之人。

黑衣女子正听得有趣，她的同伴突然地看到赵惜容飞身而来，惊得他急忙拉起黑衣女子道：“快走！”黑衣女子正欲发怒，转头看到了赵惜容，惊吓之余急忙和同伴一起顺着屋脊逃跑。刚逃出五六米，只觉眼前一闪，前路已被赵惜容挡住。黑衣女子和同伴只得转回头，准备向反方向逃离，刚一转身又见到赵惜颜挡在他们身前。黑衣女子眨动着乌黑的眼睛，咯咯笑了起来，赵

老去归田园

王熙炯

退休后，我回归故土，守一方田园，重续一段阔别已久的泥土之缘。

指尖再度触碰故乡泥土的刹那，那份被尘封已久的安然，自血脉深处缓缓漾开。儿时随父亲下地劳作的记忆扑面而来：清明点瓜种豆，谷雨栽秧插薯，翻土、育苗、除草、浇灌……农耕的章法早已刻进灵魂深处，只是后来入城谋生，城市喧嚣渐渐遮蔽了来自土地的记忆。

年少时，我曾羡慕都市的繁华，笃定理想的人生在远方，一心盼望着离开小山村。18岁辞别乡土，辗转职场、奔波打拼。大半生岁月里，心底那扇通往田园的门长久紧闭。待阅尽世间风物，历经人世沉浮，内心便滋生出对朴素本真的深切渴慕。退休，恰如一次生命的折返。

自此，我朝暮躬耕于篱下，四时园圃，满目葱茏。春有韭香满溢，青蒜抽翠；夏有豆角垂枝，满园碧色；入秋，黄瓜绕架，南瓜铺蔓；时至寒冬，则收萝卜、窖白菜，顺应万物冬藏之道。劳作之余，与乡邻闲话桑麻，互馈园中时鲜，细碎烟火便是生活最质朴真切的模样。

田园予人的珍贵治愈，是一场温柔的精神卸甲。躬身劳作之时，世间虚名头衔尽数消散；破土而出的点点新绿，消融心底积压的焦灼烦忧……微小朴素的农事，将那颗悬浮于俗世焦虑的灵魂，稳稳安放回厚重辽阔的大地。

历尽千帆，人终会趋向清简向内的活法。不再执着外界的喧嚣，不再困于人情的得失纠葛。陶渊明归耕南山，并非山野本身胜过朝堂，而是悟透了“心远地自偏”的真谛。真正的归园，从来不是肉身逃避尘世，而是为精神寻得一处无需迎合、无需辩解的心灵原乡。

我在园中种下的，又何止一茬茬蔬果？实则是那个被都市浮躁迷失的自己。那颗躁动半生的心，终在田园烟火之间，褪尽浮华，归于澄澈安然。